慈湖先生遺書卷之十八

附録

寶謨閣學士正奉大夫慈湖先生行狀

先生諱簡字敬仲姓楊氏家世天台十世祖自寧海徙明之奉化後又徙鄞紹興末虜突淮右考避地慈溪因占籍焉曾大父諱宗輔大父諱演皆不仕考諱庭顯臞臞然儒而果毅有識量義所不可萬夫莫回屹砥柱頹波中奮自植立起門戶繩已甚度飭弟子齊家有紀律書訓累牘字字可佩然與物極平恕一言之善樵牧吾師自少志學弗得弗措省過嚴密毫髮不少宥至泣下至自拳象山陸文

安公碣其墓謂年在耄耋而學日進當今所識四明楊公一人而已故任承奉郎累贈通奉大夫妣臧氏碩人先生生有異禀清夷古澹淵乎受道之寵誕降之夕猶居鄞祥光外燭亘天而上四廂望之以爲火也輒集衆環向入小學便儼立若成人書堂去巷陌隔牖間一紙凡遨戲事呼謀過門聽若無有朔望例得假群兒數日以俟走散相征逐先生凝静几門如常日課未嘗投足戶外既長任幹蠱主出入家用外終日侍通奉公旁二親寢已弇燈默坐俟熟寐始揭弇佔畢或漏盡五鼓爲文清潤峻整務明聖經不肯規時好作俗下語踰弱冠入上庠每試輒魁聞耆舊言先生入院時但面壁坐日將西衆閧閧競寸晷乃方舒徐展卷寫筆若波注無一字悞寫竟復袖卷舒徐俟衆出不以已長先人乾道五年以一經冠南宮選登乙科授迪功郎主富陽簿於邑號閑冷先生誠以接物衆畏信之相戒奉約束惟謹走吏持片紙入市可質數千日諷詠會論孝經堂上不動聲色民自化乎初先生在循理齋嘗入夜燈未上憶通奉公訓默自反觀已覺天地萬物通爲一體非吾心外事至是文安公新弟歸來富陽長先生二歲紊相呼以字爲交友留半月將別去則念天地間無疑者平時願一見莫可得遽語離乎復留之夜集雙明閣上數

提本心二字因從容問曰何謂本心適平旦嘗聽扇訟公即揚聲荅曰且彼訟扇者必有一是有一非若見得孰是孰非即決定謂某甲是某乙非矣非本心而何先生聞之忽覺此心澄然清明亟問曰止如斯邪公竦然端厲復揚聲曰更何有也先生不暇他語即揖而歸拱達旦質明正北面而拜終身師事焉每謂某感陸先生尤是再荅一語更云云便支離去八年秋七月也已而沿檄宿山谷間觀故書猶疑終夜坐不能寐天曈曈欲曉忽灑然如物脫去乃益明淳熙元年春喪妣氏去官居堊室哀毀盡禮後營墳車廄更覺日用酬應未能無礙沈思屢日偶一事相提觸亟起旋草廬中始大悟變化云爲之旨縱横交錯莫測虛明不動如鑑中象矣學不疑不進既屢空屢疑於是乎大進先生之至富陽也閱兩月無一士來見怪問之左右對曰是邑多商人肥家不利爲士故相觀望莫之習也先生惻然即日詣白宰謂茲壯邑於今爲赤縣而土俗爾陋學道愛人宰其職矣且僚佐繫銜例主學事無以風動教化之弦歌吾邑子坐靡禀稍效尤俗吏束濕程賦役事窘搔吾食且不得下咽柰何宰唯唯遂破食補生徒文理稍稍即收之先生日詣學相講習又約宰凡稱進士優以示勸秀民自是欣奮恨讀書晚有自山出者尤朴茂來問學

先生曰子姑習拱既數月曰可矣與之語孜孜窮日夜不厭先生憂去輒提篋以隨願卒學後擢第為名儒邑人爭相慕效文風遂益振故老至今德之服除以通奉公畏淵江濤受紹興府理掾便就養扞徙必躬臨之端嘿以聽使自吐露囚情炯燭罔失毫末猾吏僅行文案手膠拳莫敢舞越部都臺府鼎立大抵承媚風旨不暇問可否先生公平無頗惟理之從二府史觸怒帥送獄勘之先生白無罪可勘命勘平日先生曰吏過渠能免若今日則實無罪也必擿掬往事置之法其不敢奉命帥大怒先生歎曰是尚可為乎歸取告身納之爭愈力帥知不可屈遂已一憲使嘗舉職官一日緣兩造是非壓先生就已意先生趨庭抗辯捧還削憲莫能奪改容謝之每謂白事上官必從陳述有不合即退思思之而審堅守無所撓或大礙不見聽則決去而已朱文公持庾節薦先生學能治已材可及人居無何關陞先是太師史越王薦引諸賢而先生居第二謂性學通明辭華條達孝友之行閫內化之施於有政其民心敬而愛之得旨任滿都堂審察僅一考即移汪先生不欲文安公書來勉之不可親庭有命乃不敢遠差淛西撫幹大尹張公杓雅敬先生亦深渠與之盡幕中本無事及是多所委賴吏牘日相銜在庭天府澔穰類多戾契

聲牙不易可辨先生雍容立決約中膝會莫不服爲神明
畿甸災意忽忽叵測白尹宜戒不虞遂委督三將兵接以
恩信得其心腹出諸葛武侯正兵法調疑習之軍政大脩
衆大和悅先生於是益信人心至靈至易感動億萬衆之
心一人之心也徒恃詐力相籠絡若虎豹然日憂其將噬
大不可故每論元帥當以四海爲一家撫士卒如室中人
習正兵不可敗先生之規模也自入仕固未嘗祈人舉亦
不效尤稱門生求脚色狀例遜謝不敢答而諸公爭推擁
若恐後輒從部中得去剡章輻集溢數削返之改宣教郎
知紹興嵊縣以外艱不往宰僥之樂亟故學宮逼陋甚危

杵相枝柱苟且莫先生曰教化之原也可一日緩乎撤新
之首登講席邑之大夫士咸會誨之曰國家設科目欲求
真賢實能共理天下設學校亦欲教養真賢實能使進於
科目非具文而已然士之應科目處學校往往謂取經義
詩賦論策耳善爲是雖士行掃盡無害於高科他何以爲
持此心讀聖人書不惟大失聖人開明學者之意亦大失
國家教養之意人性至善人性至靈人性至廣至大至高
至明人所自有不待外求人所自有不待外學孩提之童
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見牛觳觫誰無
不忍之心見孺子匍匐將入井誰無往救之心是謂仁義

之心是謂良心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心即天地日月鬼神之心人人皆有此心而顧為庸庸逐逐貪利祿患得失者所熏灼某切惜之敢先以告每謂教養茲邑猶欲使舉吾邑人皆為君子況學者乎誨之諄諄不倦剗除氣習脫落意蔽本心本自無恙其言坦易明白聽之者人人可曉異時汩於凡陋視道為高深幽遠一旦得聞聖賢與我同心日用平常無非大道而我自暴自棄自蹈冥而不知有泣下者入齋舍晝夜忘寢食遠近為之風動初入境訪求民瘼則聞楊石二惡少以嚚健虛喝官府姦人熙賴潮數歸之起事端賊我良善或不才長吏反利之為鷹犬挾借聲焰生其爪角莫可誰何交事未久果信信然來搖牙庭下先生灼見姦狀趣提圄中加責罰諭以禍福利害咸感悟願終自贖由是足不及公門邑人銜化以訟為恥夜無盜警路不拾遺未三考以國子博士召紹熙五年寧宗皇帝即位之初年也二人者大率衆相隨出境外呼先生楊父泣拜戀戀不忍離既赴監講乾繇反覆數千百言發人心固有之妙欣欣然人自慶幸謂先聖賛易後未之聞也時御筆遵孝宗成規復三年之制先生奏陛下此舉堯舜三代之舉此心堯舜三代之心順此心以往則堯舜三代之盛復見於今日但臣深恨上行而下未效群

臣衰服之餘常服則紫緋綠大非禮虜人曩日嘗歎孝宗復古且謂金主亦欲依倣而行今陛下順聖心行之破群臣非禮久例亦當溥及四夷心悅誠服豈不益光明偉特爲萬世法歟趙忠定公汝愚定策宗英實賛初政推崇道學芳扶茹連公論翕然舊張謂我本朝統承二帝三王之脉非漢唐所可及者正在斯道昌明人知禮義是故國有元氣三綱九法賴以司命此皆累聖培植及二三大臣相與主張之天下引頸朝夕望太平時主議者害公山立扼我其上造無端罪狀垢濁公斥之去祭酒李公祥抗章辯之先生按學館舊事請列劄不許告同列人人相顧語難

先生曰榛一死耳遂上書言臣與汝愚義合者也汝愚每事盡言至彼不避以出則舉天下皆能亮其忠也非者危急變數不可具道軍民將潰亂社稷將傾陛下所親見汝愚冒萬死轉危爲安人情妥定汝愚之忠陛下所心知不必深辯臣爲祭酒屬可義訓諸生若見利忘義畏害忘義臣恥之汝愚往矣不當復來今日之言不爲汝愚發爲義而發未幾亦遭斥諸生復激於義爲先生辯又斥之一時端士正人例誣以偽若先生則見謂偽之尤者痛黜逐掃地不留根株而其禍滔滔矣主管台州崇道觀再任轉朝奉郎嘉泰四年賜緋魚袋朝散郎權發遣全州將陛

辭擬二劄其一言天下惟有此道而已天以此覆地以此載日月以此明四時以此行人以此群居乎天地之間而不亂是故得此道則治失此道則亂得此道則安失此道則危得此道則利失此道則害此萬古斷斷不可易之理自漢而下雜之以霸故治日少亂日多此心即道惟起乎意則失之孔子曰毋意意不可微起況大起乎起利心焉則差起私心焉則差起權術心焉則差作好焉作惡焉凡有所不安于心焉皆差臣願陛下即此虛明不起意之心以行勿損勿益自然無所不照賢否自辯庶政自理民自安自化四夷自服此即二王之道即堯舜之道願陛下無安于漢唐規模其二言國家舉大事必上當天心上帝以爲可戰則戰上帝以爲未可則勿戰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上帝視南北之民一也惟無道甚則誅之未至於甚人心猶未盡離苟亟戰使南北無罪之民肝腦塗地豈上帝之心也哉必民心盡離如獨夫紂帝乃震怒前徒倒戈矣是爲湯武之師故志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公羊九世復讎之論非春秋本旨臣願陛下成湯武事業又軍帥尅剥諸軍怨讟溢于聽聞陛下亟罷尅剥之帥擇用不以官職爲意不受私謁之人則三軍之鼓舞士氣百倍更得元帥大賢大智習知將略者訓治諸軍數

年後庶其可用廷議方易爾搖邉瑣口語籍籍莫敢遏其
端萌故先生願懇陳之刁筆小吏狐鼠弄威福冐節鉞張
甚先生趨俯門間慫慂俯尺牘答曰我無是也未及對論
罷自後兵連禍結肝腦塗地語若合符識者恨先生扼不
上聞爲之痛惜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嘉定元年上厲精更
化首訪耆德除秘書郎轉朝請郎遷秘書省著作佐郎兼
權兵部郎官先生平時日夜長慮無路以告于上輪當面
對遂極言時弊陳經國之要首奏陛下亦知都城之内外
有餓奪市食者乎有勢不能俱生沈子若女於江者乎都
城之東有婦閔舅姑之請鬻身助給姑聞之自經死舅知
姑死又自經死子歸知父母死又自死婦以舅姑及夫俱
死又經死又有取小兒烹食者嗚呼痛哉近在輦轂之下
而致此極又況淮民相食妻食夫屍弟食兄屍以至父子
相食其屍陛下爲民父母而有此群臣之罪也望陛下急
詔大臣集群臣詳議内外多少財賦陷没於贓吏之手多
少財賦徒費於送迎而不思擇賢久任多少財賦費壞於
科舉取浮薄昏妄背理傷道之時文諸軍虛籍不知其幾
以虛籍之費濟饑民何爲不可聞淮民之饑者欲渡江郡
守遏之結怨饑民是激之使爲亂又聞賑濟官以嘯聚申
上司累累查不報昏繆若此而朝廷未聞黜陟臣大懼養

冦危社稷也又奏今之守令多昏而聽吏多懷私而徇利
詞訟反是爲非反非爲是飲恨含怨無所告訴二稅已納
者復追伏則罰則絣訊或舉債或鬻產甚者鬻妻賣子陛
下試思民情至是其怨當何如重以今歲旱蝗郡守不肯
蠲稅害民弊政不可勝紀此不擇賢之故也在外官司以
汚爲常公取竊取對送互送一會至送千緡彼此本庫自
支生辰有送子生若孫有送子弟又有送今國家患無財
束手無策得賢則官庫無公取竊取之盜財不可勝用矣
此又不擇賢之故也元凶妄肆小人逋長風俗大壞今雖
誅殛而餘風未殄陛下宜汲汲爲計勿從士大夫庸庸苟
且之論臣自知學以來熟思治務惟有一策每路擇一賢
監司使監司各辟本路郡守守辟縣令守令各辟其屬先
於本貫人本貫無人乃及外邑既得賢必久任擇賢久任
則百事成不擇賢久任則百事廢擇賢久任則社稷安不
擇賢久任則社稷危宰執臺諫知社稷安危在此共堅守
此不以親故私情敗國家公義辟非其人并罪舉主此令
一下人知仕進之路悉本實行不用虛文則舍惡從善舍
僞從實吏姦頓掃民悅財豐矣自此因保甲漸脩此閭族
黨之制書其孝友睦婣書其敬敏任恤書其德行藝興其
賢者能者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舉明主三代之隆矣又

奏古者六軍軍將皆命卿今諸將率從事武勇未熟複乎
古先聖王之訓典未踐脩尸詩書禮樂之實德則齊諸軍
不過射刺擊戰耳今陛下宜精擇文武俱通之儒法古司
馬以尹正之訓導之賞諸卒之孝者忠者善者則惡者潛
化祈天永命輦國祚於泰山在此而已殷司十三軍大盛
宜祈小半益以司馬餘卒以備三司則其勢均可以防後
患三劄恫切上數俯首諦視至讀饑民相食處處額久之
人爭傳誦流入北境見者輒雪涕舉兩手曰此江南楊大
子也三年旱蝗詔求直言先生復上封事臣聞旱者災厲
之氣三才一氣如人一身腹臟作楚則四體頭目亦為之

不安人事乖厲則天地之氣亦感應而為乖厲孔子曰聖
人有國日月不食星辰不悖海不溢河不滿溢川澤不竭
連年旱蝗雖或由軍興殺人及流移死者多而其餘人事
亦大有乖厲郡縣官所至贓汚怨讟充塞豈不感動天地
而為旱蝗近者凶人謀為大逆天祐宗社弊即敗獲乃宮
司多非其人而無德教時文取士不考實行故故僻姦邪
之風盛豈不感動大地而為乖厲為旱蝗旱蝗根本近在
人心陛下雖精禱于宮中又分命備于群神略降雨澤未
至宏濟者旱蝗之根本未除也臣臘月三劄所陳皆弭災
厲消禍變之道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天官汪公達

小宗伯章公頴咸相敬禮願親接聞誨言汪牒兼考功郎
官江西隱士吳姓者滑司申請謚先生按吳有云安社稷
而以庭幃在念不知爲臣之道也孔子曰以孝事君則忠
既遵先聖訓且啓誘人使不念親又其子觀先儒語亂臣
十人問大姒爲誰吳曰武王母曰何故母亦爲臣答曰率
土之濱莫非王臣其子曰是尊無二上之意乎吳以是奇
之竊惟有婦人焉當是武王后使臣母之說行是驅天下
人子不母其母不孝則不忠不忠不孝天下大亂胥而爲
夷狄爲禽獸難議謚章亦牒兼本部即官先生舉賢不可
階級取實知其人即自舉之劄章既上然後取部示牒照
所舉者嘗曰爲國薦賢吾其職也而先私照牒於久且又
劄章付之使勻上此何理乎西府爲親故問京狀先生難
之至再三終不許後欲舉某氏某未審囑當路原善先生
者問果否當路笑曰此老欲舉宜自舉吾有言即敗乃事
矣除著作郎遷將作少監並兼職如舊三年面對有左曹
郎官者爲前班上眷記先生特格下左曹先生首奏陛下
已自信有大道乎舜曰道心明心即道孔子曰心之精神
是爲聖孟子曰仁人心也此心虛明無體廣大無際日用
云爲無非變化故易曰變化云爲虛明泛應如日月之光
無思無爲而萬物畢照陛下已自有此大道又聖性澹然

無所好嗜宜清明舉無失策而猶有禍變云云者臣恐意
或微動如雲氣之興故日月之光有不照之處舜禹相告
猶以精一爲難願陛下兢兢業業無起意不起意則自然
知柔知剛知賢知不肖洞見治亂之機常清常明可以消
天災弭禍亂次言今江淮湖湘之冦並作由賢不肖溷淆
監司守令而下多非其人是非顛倒尅虐不恤故下民怨
咨聚爲群盜陛下當精擇衆所推服正直不撓之人巡行
天下黜陟監司守令昔先生范仲淹富弼亦言委踞自擇
知州委州自擇知縣仍久其官守異政者就與陛擢臣深
念時務莫先於擇賢久任所任既賢則餘不肖乃害民敗
國之人不足深恤又次言改過聖賢之大德近世士大夫
多以改過爲耻故人亦不敢忠告王安石本有非常之譽
諸賢兢議新法決於去位安石豈不動心致疑而決策不
回者重於改過也故其末流小人類進禍及國家陛下取
群臣之改過服義者表章陞擢使凡建議不遂非飾辭則
集衆智歸于一是國家何事不辦而堯舜禹湯之大道復
大明於今日矣先生曩嘗口奏陛下自信此心即大道乎
上曰心即是道畧無疑貳之色問日用如何上曰止學定
耳先生謂定無用學但不起意自然靜定澄明上曰日用
但勿起意而已先生替至善至善不起意則是非賢否自

明此日復奏陛下意念不起已覺如太虛乎上曰是如此
問賢否是非已歷歷明照否上言朕已照破先生曰如此
則天下幸甚問答往復漏過八刻先生出上目送久之兼
國史院編脩官兼實録院檢討官請改史法從編年之舊
謂孔子作春秋書某年某月某日某事人讀之以爲是者
道也以爲非者非道也如此而書大道自明自司馬遷改
編年爲紀爲世家列傳使後世見事見人而不見道遷不
知道故敢頓廢先聖法度後人又靡然從之故道不明於
天下某等不敢苟從以壞聖朝大典後不果上先生凡兩
章引年一丐祠皆不允已而面對所陳久未施行遂力求

去得溫州先生每歎風俗之壞自上啓周禁群飲至執至
於後世雖甚不美尚賜酺有時不繼爲群飲事倡優下賤
人道所不齒顧貨視之以媒飲者治容列肆導淫釣利傷
風敗俗莫此爲甚到郡之明日妓群賀即戒之具狀未報
亦未諭也至則皆判從良去異時督賦之吏星馳火駕上
下相束皇皇不能以朝暮至是寂無一跡歷縣庭獨首移
文罷妓籍者訪賢者禮致之示標表首崇孝養明宗族相
恤之令首行鄉紀郊周官書敬敏任恤之類書善不書惡
頓與士夫軍民共由斯道上下呼舞載路如脫湯鼎濯清
波如從寒谷中生春矣詞訴類爲於日分難遽達先生架

大鑼戟門外令訴者自鳴鳴即引問立剖決無時每受詞
揉訪縣官賢否以至不一問之言人人同乃行黜陟文移
僚屬例書名不押字搖案方書判有喏于庭者無問誰何
即釋筆拱答揖入言苟是雖賤隸必敬聽於理未安雖至
親不爲撓有私讎者五百爲群過境內分司幹官檄永嘉
尉及水寨兵捕之巡尉偃挑易事不口郡先生驚曰是可
輕動乎賊徒五百合家族何翹二千口拒捕相殺傷變在
頃刻耳萬一召亂貽朝廷憂百爾其死奚贖也且兵之節
制在郡將違節制是不嚴天子命遣節制應斬建旗立巡
尉廷下召劊手兩行夾立郡官盛服立西序數其罪命斬
之郡官堵進爲懇致悔罪意良久乃得釋奏罷分司其紀
律如此或訟售產寓公負其直若干先生曰是固名流有
文且長上位尊顯何得爾對曰今所訴行也文何以爲語
對曰益苦受其狀既而麋至者十八人同所訴即命吏籌
計官帑人給之袖衆詞即其家語曰某知公必無是也是
在幹者精誠所感寓公爲動則不得已止實先生曰某知
公必無是也幸出幹者屬吏寓公靳之竟追斷償所貿瀕
海膠禁甚嚴商人度稅關出海時剛端方以威福奴視官
府二子新喪母歸輙衰衣造庭挺身自冐先生從容書狀
尾曰楊某老繆不堪爲郡預乞一章放歸田里竟坐犯者

如法府第障官河立僦屋扼舟入喉衿巷居者苦溉濯而
官失虞火之備累政氣咽咽不得吐有言者先生命廟宮
立毀之廟官懾怯莫敢前曰汝不食天子粟不爲吾用邪
科首械之往遂即日撤去滿城讙踊勒石名楊公河楮券
之秤提也所至嚴酷以柱後惠文從事告訐成風破家者
相踵先生寬平不迫市價自登天子下使者郡譏察使於
先生爲先世契出郊迎不敢當從間道走州入客位先生
聞之不敢入往傳道數四乃驅車反將降車使者趨出立
戟門外先生亦趨出立使者外頓首言曰天使也某不敢
不爾使者而契家子禮有常尊先生曰某守臣使者衛天
子命辱臨敝邑天使也某不敢不肅遂從西翼偕進禮北
面東上先生行則常西步常後及階莫敢升已乃同升白
西階足踧踧莫敢就主席使者曰邦君之庭也禮有常尊
先生曰春秋王人雖微例書大國之上尊天子也況今天
使也持之益堅使者辭益力如是數刻使知先生終守正
不渝乃曰某不敏敢不敬承執事尊天子之義即揖而出
既就館先生乃以賓禮見儀與曠絕邦人創見之莫不瞿
然竦觀屏息使者友告于朝曰秤提若來嘉可爲法矣後
憲臺亦以譏察奉朝旨行郡先生禮遜之如初然事體異
天使升阼階西向坐不終辭故事歲擷朱欒蒸馨木而化

之曰柟香分遍朝路號土物名品又蠲楮眞柟介饋費大
苛擾悉削去食用甚菲設厨生埃語家人曰吾儒素爲天
子任撫字敢以郡爲樂蓋赤子膏血自肥乎雖不督賦而
財未嘗匱不設法不立額而課未嘗虧蓋由廉儉自將不
費於無藝中乎感物而人自化服不忍欺也士咸向方知
務已學有冐同姓登科者既數年矣忽大感悞詣先生繳
納出身間貴游狃聲樂事敖放蹈然難畏相戒曰老子無
乃聞乎悉庋置之一名卿治第甚華中有堂尤偉麗固常
日交賓之所先生往謁特委蛇延之別館猶愧發頹間豪
侈頓消無并衰止閭巷雍睦無忿爭聲諸色訟者雖遠涉
廿心到郡庭受賄是杖杖之終無徙軍民懷戀有父母慈
家家肖像祀之顧阿翁壽五年除駕部員外郎去之日老
稺纍纍爭扶擁緣道曰我阿翁去矣將柰何傾城出盡哭
有機戶嘗遭徒亦手織綿字爲大帷頌德政葉侍郎適書
別先生云執事二年勤治公私交慶惠利所及戴白老人
以爲前此未有載於竹帛形於圖繪雲聚山積懽沸井里
此實錄也後十餘歲上庠知名士猶極談邦人去思未艾
且謂當時真有三代之風更久任則一乘好矣改除工部
上殿言臣有當今第一急務告于陛下世俗常情喜順惡
逆故其相與率多奉承雖於同官明知其過而不敢言恐

拂其意終將害已習以成俗牢不可破故雖明知吏部注
授不問賢不肖而下敢革恐拂不肖者之情也雖明知擇
賢久任爲上策而不敢行以圓多闕必恐不賢者不任而
拂其情也以至中外獄吏筆楚取賂以直爲曲究苦無告
當職憚煩受成吏手同官拱默不復審聽因辭州縣承帖
吏卒困苦小民萬狀同官雖知不敢告長官亦視爲常恐
拂其屬姑容之上官剛德始或案奏其漏網者多矣民怨
吏卒怨官遂怨及朝廷臣大懼中外積怨之久一夫吠呼
從之者如歸市今聖朝雖有善政猶以一盃水救一車薪
之火節節盜起皆衆民怨願陛下明諭大臣有長官能受
逆耳之言小官喜於聞過或知過能改特表章之布告天
下切勿以爲小善而忽之也堯舜舍己從人成湯改過不
吝改過之善惟孔子知之後世罕知非表章布告使天下
改觀則衆以改過爲耻此誠治亂安危所繫人性本善朝
廷重賞道之之於前御史監司繩之於後庶幾願聞過求忠
告者多盡掃喜順惡逆之私情善政盡舉弊政盡除民怨
自消禍亂不作上嘉納之除工部員外郎六年輪將對先
生謂五十年深思熟慮無出擇賢久任之上策既累告于
上矣他何言即此說行天下事自無不治此而未竟又將
旁舉細務姑嘗試具奏牘某不能是也君子於其言無所

苟而已況告君乎復詳劄申斯旨除軍器監兼工部郎官
轉朝奉大夫先生不樂用磨勘初員郎時逢數歲不轉一
故舊自爾相料理此日亦部長貳白堂轉之先生猶申省
乞寢免除將作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七
年以兩院進御集實錄轉朝散大夫虜大饑北民襁屬歸
我蜂聚蟻壅日數千萬計邊吏間不知大體列弓弩臨淮
水射之退先生戚然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難三代之得天
下也待其民也況薄海內外皆吾赤子不幸中土人落腥
羶一旦饑驅故民出塗炭投慈父母顧與之靳斗升粟而
迎殺之靳脫死乃速得死豈相上京綏四方之道也哉即
日上奏哀痛言之不報後十日當面對復謂方今上策無
過擇賢久任累白廟堂亦已寢知擇賢久任之味云且有
驗矣但朝廷承襲久例科舉取士專尚虛文大壞士子心
術吏部注授專以資格不考才德郡守例二年爲任知縣
三年餘京官選人各有定例不肖者前後踵接故妄作害
民致怨招禍大盜累起朝廷又憚改作甚非祖宗所望而
子神孫之意今兵帥多非其人軍人懷怨有語謂用命者
無恩澤不戰而走者擢用將帥全才固難得其有智勇不
刻剥得士卒心者不可謂無楮券大失信民對泣痛怨後
雖稍寬而有秤提州郡過嚴民甚寃苦又鹽法累改失信

舊以年月日次第支鹽今定舊鈔二分新鈔八分故舊鈔
幾於無用客子怨深至骨軍器物料尚欠客子若干萬緡
不知已未支還又放散軍人失所深怨不知已未根刷收
拾最有一大利害習俗常談以大公至正之論爲迂闊以
趨時苟且權譎之術爲通才權術苟且暫還目前而人心
不服上帝不與禍其在後此國家治亂安危所繫孔子曰
一物失理亂亡之端苟違此道民畔如歸惟陛下明察靜
思大臣亦虛已求言聞過顧改君臣同心則天下被如天
莫大之恩已乃歎曰吾益老當去矣猶未已邪會有疾遂
連乞假先生自永嘉後告老丐祠之章又十餘上每切切
乎道義謂有國者由乎道義則上當天心下合人心有家
者由乎道義則上可以事君親下可以臨民某踰七十又
幾年三入脩門四經陛對言無可採擇不被於天下徒綴
班列不去義乎不義乎至此又極言當去之義愈明愈確
而請愈力遂除直寶謨閣主管成都府玉局觀十二年除
直寶文閣亳州明道宮再任十四年除秘閣修撰紹興千
秋鴻禧觀十五年特授朝請大夫右文殿修撰南京鴻慶
宮賜紫衣金魚十六年除寶謨閣待制提舉鴻慶宮賜金
帶十七年皇上御極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仍舊存賜帶
寶慶元年朝義大夫慈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尋授華

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奉朝請親灑宸翰屢頒詔旨謂
先朝耆德朕心素所簡記令所在軍州以禮津發赴行在
先生卧病控辭至于五六二年授敷文閣直學士加累中
大夫乃提舉鴻慶寻實讀閣學士太中大夫致仕三月二
十三日薨于正寢享年八十有六先生清明純一無生死
異屬纊之夕怡然如平常時遺奏聞特贈正奉大夫官其
後如格賻銀絹二百計告詞有云作覲來歸胡不愈疾士
歎明師之失國奚黄髮之詢學者觀之爲之悲慟鄉閭孺
慕走哭者交道公鄉大夫士無遐邇弔奠者交踵四朝書
舊百世宗師生榮死哀不愧不怍娶林氏封令人二子愔

承務郎沿海制置司准備差遣克承家學勉進未艾憶早
亡女三嫁進士孫誼宣教郎知湖州德清縣童居善宜倅
舒公諱璘之子銑孫男五埜坐基在堂孫女二長嫁將仕
郎韓燮曾孫企以三年四月乙酉葬邑之五峯嗚呼三代
哀聖教熄異端邪說爭鞭駕於天下其後傳註以爲經章
句以爲學泝泗家法徒存紙上之空言穿裂剝蝕舛干稂
莠學者信之愈篤即所以遺害者愈深求其真得我心之
同然洞照古聖于千載之上無是理也於赫我宋篤生賢
哲而先生又挺出諸儒後伏羲畫初無文義可傳孔氏
遺書不從言語上得本心本聖無體無方虛明變化無非

妙用斯道也堯以之安安舜以之無爲禹以之行其所無事湯以之懋昭文王以之順帝則武王以之訪洪範周公以之師保萬民孔子以之爲剛爲定爲繫爲筆削褒貶是之謂中是之謂極是之謂秉彝之則茫茫千古智探巧索如臏商律如膜指拘而先生得之斯道於是大明開後學之夷塗掃群迷之浮論有功聖門大矣蓋由天資醇實渾然不雜是故立志也剛進學也勇而行之也有力既大省發終身以之勉競無須臾微懈且又克永厥壽者久益熟遂造純明之盛若先生眞所謂天民先覺者歟其歸自胄監也家食者十四載築室德閩湖上更名慈湖館四方學子于熙光詠春之間而啓迪之於是始傳詩易春秋傳會子始取先聖大訓間見諸雜說中者刊訛剔誣萃六卷而爲之觧謂人皆以易爲書不以易爲已以易爲天地變化不以易爲已之變化故面墻背比比天地我之天地變化我之變化非他物也私者裂之私者自小也先生是以有已易人皆徇目爲見徇耳爲聞而不明夫哀樂相生不可見聞之妙不明夫禮樂無體無聲之妙先生是以有間居觧人心自明人心自靈夫人皆有至明至靈廣大聖智之性微生意焉故蔽之有必焉故蔽之有固焉故蔽之有我焉故蔽之聖人不能以道與人能去人之蔽耳如大虛未

始不清明去其雲氣則清明是性人所自有不求而獲不取而得先生是以有絶四紀學者不反其所自有而或陷溺於諸子百家之意說紛呶簧鼓疑似支離坐崇其中卒莫見道先生是以有啓蔽謂治天下其最急者五一曰謹擇左右大臣近臣小臣二曰擇賢久任中外之官三曰罷科舉而鄉舉里選賢者能者四曰罷說法導淫五曰教習正兵法以備不虞其次急者八一曰募兵屯田以省養兵之費二曰限民田以漸復井田三曰罷妓籍俾從良四曰漸罷和買折帛暨諸續增之賦及榷酤而禁群飲五曰擇賢士教之大學教成使分掌諸州之學又使各擇井里之十聚而教之教成使各掌其邑里之學六曰取周禮及古書會議熟講其可行於今者三公定議而奏行之七曰禁淫樂八曰脩書以削邪說先生是以治務蓋先生之學以古聖爲的嘗言非大聖人終未全明故於子思孟子猶若有所未滿論治則三代之規模苟爲漢唐事業雖隆貴所弗顧焉其領玉局而歸也門人益親遐方僻嶠婦人孺子亦知有所謂慈湖先生巋然天地間爲斯文宗主泰山喬嶽秋月獨明也始傳古文孝經傳魯論而釐正其篇次平生多所著述片言隻字無非發明大道散落海内未易遽集方裒之其已成編者甲稟乙稟又冠記昏記喪禮家記

家祭記釋菜禮記石魚家記皆成書時受恩師門至深至厚自顧庸淺何能發揮然先生德業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初不以人言而輕重可否也既葬有日乃弗獲已奉同志之命姑誦其所聞謹狀寶慶三年正月十五日門人嚴陵戴時狀

文忠西山先生真公跋文元公行狀後

慈湖先生將葬叔謹書來命德秀曰先君之墓子其銘之先生之門人建昌傅君正夫不遠千里訪予於粵山之麓亦以是爲請竊伏惟念嘉定初元先生以秘書郎召德秀備數館職始獲從之游見其齊明盛服非禮不動燕私儼恪如臨君師朞功之慼下泪緦麻服制喪期一以經禮爲則而容色稱之平居接物從容和樂未始苟異於人而清明高遠自不可及同僚有過微諷潛警初不峻切而聽者常懽然一日見謂曰希元有志于學顧未能忘富貴利達何也德秀恍然莫知所謂先生徐曰子嘗以命訊日者故知之夫必去是心而後可以語道先生之於德秀可謂愛之深而教之篤矣惜其時方繆直禁林役役語言文字間故於先生之學雖竊聞一二而終未獲探其精微憂患以來粗知向道思欲一扣函丈求其指歸而不可得矣嗚呼先生已矣德秀何所攄以爲進德之地也夫未能深知先

生之道而欲傳其心於百世之下此德秀之所不敢也雖然有一焉蓋今傳後之文有狀有銘而又或有表先生之門賢哲甚衆今狀其事者既有人非高第不可也如德秀者或使之序其梗槩而表於墓門則其責差輕而可勉正夫幸以爲然則願復于叔謹而還以命焉故書于行述之後以俟行述者正夫所纂正夫蓋有得于先生之道者也故其言言皆實錄云寶慶丁亥七月朔日建安眞德秀跋

西山先生遺書卷之十八終